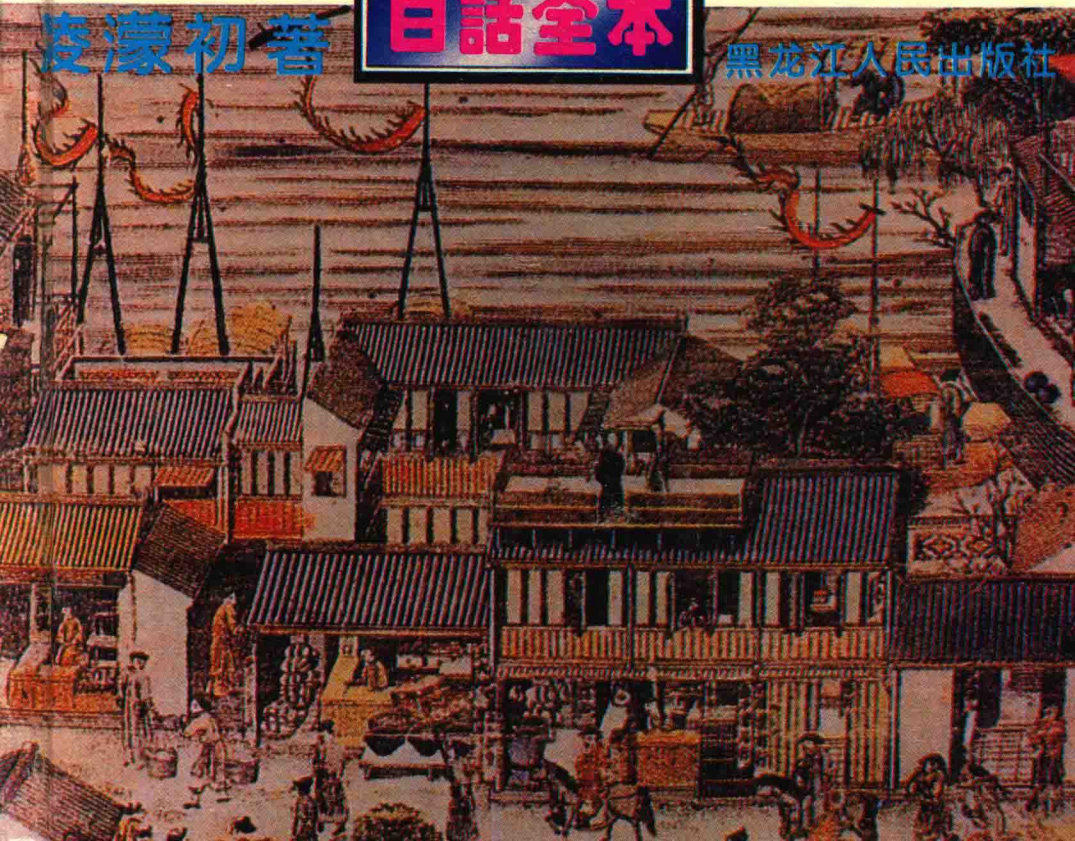


一刻驚拍

白話全本

凌濛初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白话全本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司徒江河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钱 晔

封面设计:王 绘

白话全本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著

司徒江河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工程街副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7×1168毫米 1/32·印张 19.25·插页 4·字数 500,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7-03006-1/I·478

定价:(二拍二册)42.00元

目 录

第一卷	进香客莽看金钢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第二卷	小道人一着绕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7
第三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38
第四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55
第五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78
第六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94
第七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孺门女	109
第八卷	沈将士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123
第九卷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龙香女认合玉蟾蜍	136
第十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56
第十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70
第十二卷	硬堪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188
第十三卷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199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千偿白镪	212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231
第十六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248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260
第十八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285
第十九卷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300
第二十卷	贾廉访贻行府牒	高功父阴摄江巡	313

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326
第二十二卷	痴公子浪使噪皮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346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62
第二十四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376
第二十五卷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389
第二十六卷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痒生助师得令终	401
第二十七卷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413
第二十八卷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425
第二十九卷	赠芝麻识破假形	擷草药巧谐直偶	437
第三十卷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450
第三十一卷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464
第三十二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477
第三十三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489
第三十四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	502
第三十五卷	错调情贾母骂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520
第三十六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533
第三十七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547
第三十八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560
第三十九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574
第四十卷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596

071		卷一十
081		卷二十
091		卷三十
101		卷四十
111		卷五十
121		卷六十
131		卷七十
141		卷八十
151		卷九十
161		卷一百

第一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世间学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

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上古苍颉造字的时候，众鬼在夜里号哭。这都是因为自然的创造化育，从此就发泄尽了。在这一哭里，有好多的原因。譬如说后来孔子写《春秋》，把二百四十年中乱臣贼子的心里阴暗之处全都揭发了出来，象刀斧一样尖锐凌利，于是成为千年万代立世作人的诫鉴。那些奸邪的鬼怎么能不哭？再如春秋时子产把刑法条文铸在鼎上，只是为了禁止人们犯法。可是到了后来，那些贪官酷吏为非作歹，只是这笔尖上的几个字就不知坑害了多少人的生命。那些含冤受屈的鬼，又怎么能不哭？至于到了后世以诗文来录取官员，凭着那捉摸不定的命运，不管你是真有本事还是什么都不行，只凭命运作主。命好的，就是没什么本事的，也能高榜得中，做上高官；命不好的，就算你有多大的才能，也没处去喊冤叫屈！那些为此而曾经呕心沥血的鬼，还不知道要哭到什么时候才能停下呢。可见这字实在不是可以小看的。何况古来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用的是它；道家的《道德经》，佛教的佛经，也都是靠的这几个字，才得以流传百世，有如天上的日月星辰那样长生久视。那字是什么样的东西，怎么能够不珍贵尊重它？

常常看看世间的俗人，不把字纸当回事儿，见到那些残书废

页，随便就拿来包这裹那的，也有的拿它来擦桌擦椅，然后扔在地上，夹裹在灰尘污秽之中，这样地作践，真是罪孽深重！如果偶然看见有丢弃的字纸，轻轻地捡起来，放在火里烧掉，这原本不是什么难事，可人们竟然都不肯这样做！其实这也不是人们一定不肯去做，一来是人们不知道这事关系到人生的祸福，二来以为这都是小事，不放在心上而忽略了过去。只有那些有心的人，看见字纸，就倍加爱惜，偶尔看到有被遗弃的，就收拾起来，这个阴德可也是不小。

宋朝的时候有一个王沂公，他的父亲非常爱惜字纸，看到有扔在地上的，就拾起来烧掉。就是落在粪便和别的脏东西里的，他也都想法取出来，用水洗干净，或者投放到流水中，或者等到烘干晒干后，用火烧掉。这样做了不少年，不知道收拾净了多少字纸。一天，他的妻子要生小孩了，忽然梦见孔圣人来嘱咐说：“你们家爱惜字纸，积了很大的阴功。我已经禀报过上帝，派弟子曾参到你家投生，使你家能有非常大的富贵。”醒来以后，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想着梦中的话，就取名叫王曾，后来王曾连中三元，被封为沂国公。宋朝一代连中三元的，只有三个人，就是宋庠、冯京和这个王曾，这可不是最少见的了？谁知道这里边的一个，不过是因为爱惜字纸而积的福，这难道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吗？现在世上的人，见了高榜得中，出人头地的，哪个不称赞，不羡慕？都说“难得”。可等到爱惜字纸这样容易的事，却都放过去不干，不知为了什么！这里听我来说几句：

苍颉制字，爱有妙理。三教圣人，无不用此。眼观秽弃，颡当有泚。三元科名，惜字而已。何不拾取？

我因为奉劝世人爱惜字纸，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一个人只因为爱惜字纸而拾到一张旧纸，却造就了一大段佛门中的因缘。里边有好多灵异的事儿，有一首诗说得好：

翰墨因缘法金流，小门珍秘永传留。

从来神物多呵护，堪笑愚人欲强谋。

唐朝侍郎白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本来是佛门中的再来人，热衷的是修习佛教的经典。他虽然身为朝廷官员，却整天读经念佛，像个居士的样子。当时，因为他的母亲有病，于是他发愿抄写一百卷《金刚般若经》，来祈求神冥的保佑，把这一百卷经卷，分散到各处庙宇中。后来经过五代、宋、元的战乱，几百年的时间里，名胜古迹都被毁坏散失，更何况白香山的遗墨了？早已经不知丢到哪儿去了。只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的一个寺院里，还保存着一卷。直到嘉靖年间，仍然保存完好，一页不缺。凡是吴中的贤士大夫，文人墨客，曾经赏鉴过的，都在上边留下了题字，这都不必多说；就是四面八方的游客，也都慕名前来请求一见，留下的签名日期，不计其数。算起来也是千年来的稀奇古迹，非常难得的东西。寺里的僧人当作宝贝一样收藏，世代传留。

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发大水，田里的庄稼全都淹死，寸草不生，米价奇贵。到处都不卖米，官府又严格规定不许高价卖粮，越来越没有人做米粮生意了。本来应该是遇到荒年米贵，官府只应该是体恤民情，不去生事。这必然有那些有本钱又想图利的商人，贪图昂贵的米价，从别处米贱的地方把米贩进来；有那些大家大业有存粮的财主，也贪图那米价，从家里卖出米去。这样时间长了，米价也就自然会掉下来。这个道理，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最怕的是那些不识时务而又执拗的官府，一遇到荒年就禁止高价买进卖出，他认为这样才能不让外地人把本地的米买了去，却不知道这样一禁止，就有地痞流氓趁机作乱。遇到本地的交易，也就说他们犯禁，捉到衙门，马上就受到责打。那些有家业的，怕惹出事来，家里有米也只是闭仓不开；更何况官府又有严格的定价，不许卖高价钱，没有多大的赚头，又何苦往出卖？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没什么想头。就是普通百姓私下里愿意出高价偷着买，有米的人因为怕事情败露受到惩罚，也不敢冒风险干这样的事。所以弄得市上越来越没有米，米价倒是越来越高。老百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官的也想不通是什么道理，只是埋怨说：“就这么禁闭，米还是不多；就这么

压价，米却还是不贱。”解释不了，只含混地说一句“救荒无奇策”就算了。谁知道大多是实行救济荒年的政策，反而造成越来越荒的局面的。

闲话不说。因为这一年的米贵，那洞庭山的寺院中僧侣很多，吃饭的问题越来越大，平日里的施主因为年荒米少，也不来布施了。再加上百姓都贫困不堪，到处都有饿死人的事儿，盗贼也越来越多，想出去化斋也不行。那洞庭山在太湖中间，没有船只不能往来，那和尚平时都是一张嘴吃十方，靠人养活的主儿，这时却不会有人驾船辛苦来送米上门了。这真正是：

香积厨中无宿食，净明钵里少余粮。

众和尚都无可奈何。这时有一个叫辨悟的和尚开口对众人说：“寺里的和尚不少，没有四五十石米不能度过这个荒年。现在想来是不会有这样的大施主了，难道我们就都袖着手，坐在这里等着饿死吗？我想，白侍郎的《金刚经》的真迹，是几代相传的至宝，不如把它拿到城里，找一个识货的人家，当些米粮，暂且度过这一年，等到明年如果年成好，再想办法赎回米，也不算晚。”住持说：“相传这部经卷值钱不少，这么白白地守着它，当不得饭吃，也只是画饼充饥。拿它去当些米，倒真是个好办法。但是在这样的年头，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人，肯出这样的闲钱，当这样的字不得饭吃的东西呢？只怕也是说说罢了。”辨悟说：“这时候急切间要找个识宝的大师，也确实是不能。我细想起来，也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他是本山人，也是本房的老施主，与我的交情很深，这卷白侍郎的经卷，他虽然不一定认识，但是肯定听说过，凭着我的脸面，当他几十挑米，还是可能的。”众和尚都说：“既然是这样，事不宜迟，你就马上走一趟。”

住持走进房中，从箱子里拿出经卷。经卷外边用柔锦包袱包着，揭开包袱看，经卷是象册叶一样装订着，多年没有裱褙过，已经没有一点浆气了。四周的镶纸也都泛浮了。住持说：“这样有名的古物，却这样残旧了，谁知它有什么好处？现在拿去给人家要好好收藏，不要丢失掉什么才好。”众人都说：“还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当

呢，不必自己先耽心。”辨悟说：“要我说，当也许会当得来，也只是救一时之急，要想赎回，这钱还不知从哪儿出呢？”大家都说：“等到赎的时候再说吧，现在只是粮食要紧，不要多想了。”立刻就雇了一条船，辨悟叫上个道人跟着，拿着经卷，过了湖到山塘上去了。

走到相府门前，远远看去，只见严都管正坐在那里。辨悟走到跟前施礼，两人见过面，严都管就问道：“师父到这来有什么事吗？”辨悟说：“有一件事，特地来和都管商量，请您务必帮忙。”都管说：“你说吧，有什么事？如果我能帮忙的一定帮忙。”辨悟说：“我们寺里的众人缺少吃的，今年年荒米贵，没有什么办法。寺里有一部祖传的《金刚经》，是唐朝白侍郎的真迹，相传价值千金，都管平时想必也听说过。现在想要把这部经卷在府上铺中典当，当百石左右粮食。度过荒年，解救全寺人的生命，这实在是个功德无量的事。”严都管说：“是什么宝贝东西，金子银子做的？值这么高的价钱？我虽然听老爷和宾客们常说起过，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师父先拿给我看看然后再说。”

辨悟就从道人手里接过包袱，打了开来，严都管一看是这样零零落落的旧纸，就说：“我还当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原来是这么一副模样，还不如外边这包袱，倒还花花绿绿地挺好看，怎么说能值那么多钱？”说着，一边硬充内行地挨页翻看，一直翻到后边，看见本地有许多有名气的人的题字和图章，连自家主人的题跋手书印章也在上边，这才露出笑脸说：“这么看起来，倒也多少值点，我家老爷才肯在上边写上名字。也没准就是因为我家老爷这名字，才多值了百十两银子。我跟师父交情不错，又是救济人命的好事，虽然不能当一百石粮食，我就当给师父五十石吧。”辨悟说：“多当多赎，少当少赎，就只五十石也就行了，也省得负担太重，以后不好往回赎。”

于是严都管把经卷包好，捧了进去。到底是相府中的人，做事认真，真的写了一张当票，写明当米五十石，交给辨悟说：“这是看你的人情当的，不要轻看了。”说完，就让下人开仓付粮，辨悟和道人雇了人，把米一斛一斛地装上船，清点准确，谢别了都管，欢欢喜喜

喜地运回寺院。

再说这个相国夫人，平时非常爱做善事，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经卷。那年的年底，都管把一年的帐簿送给夫人检查，可是因为忙着过年，就没顾上查看。到了二月中旬，夫人偶然随手翻开一页，看到一行上写着：“姜字五十九号，当洞庭山某寺院《金刚经》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说：“奇怪！是什么经卷能当这么多米？”猛然间又想起：“常听相公说道：‘洞庭山寺内有一卷《金刚经》，是山门之宝。’难道就是这本吗？”于是就叫侍女让人把佛经取来看看。不一会儿，佛经取来了，夫人把手洗干净后，解开包袱一看，见其纸古色古香，虽然不太知道它的好处和出处，也知道是一古迹。就念了声佛说：“这一定是寺中祖传的经卷，只因为荒年才把它当了米。这种穷困的寺院，怎么能赎得回去呢？留在这里受俗世的亵渎，我的心里也不安稳。就算是我养了这寺里的和尚一年，把这经卷还给他们吧！省得在佛的脸面上取利也不好看。”于是就吩咐当铺的都管说：“把这项目的五十石米，作为夫人给寺里的布施算了，快去把寺里的和尚叫来，把这经卷还给他们。”

都管领了夫人的旨意，正要找人给辨悟捎信，让他来这儿拿回经卷。正赶上二月十九日是观世音的生日，辨悟过湖来到观音山上进香。完事以后顺便到当铺来见都管。都管见了辨悟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到山上烧香的人给你捎信呢。”辨悟问道：“都管找我有何事吗？”都管说：“没有别的事，就是你去年当的那卷经，我家夫人知道了，就发善心把这五十石米布施给你们寺院了，不用你们拿米赎经了，把经卷白还给你们，替夫人供养在寺里。这才要把你找来。”辨悟听了，喜出望外，合掌说道：“阿弥陀佛！难得有这样好心的施主，能使这卷经重还本寺，真是佛缘广大。不但你家夫人会千载传名，就是老都管也种福不浅。”都管说：“好说，好说。”于是就进去禀报了夫人，拿了经卷出来，还给了辨悟。夫人又吩咐都管：“留来人吃一顿饭。”都管领命，请辨悟吃了一顿斋饭。辨悟高高兴兴地捧着经包，千恩万谢地走了。

走到码头，正赶上山上下来不少的烧香的人，船坐满了，马上

就要开船了，辨悟叫住船家，也上了船。大家坐好，船开了以后，众人开始扯些闲话，也无非是你说张家长，我说李家短。船开到湖中央的时候，辨悟开口对众人说：“各位说了这么多，都不如我今天所遇到的施主，真是乐善好施，福大量大的好人。”大家问道：“是哪一家的人？”辨悟回答说：“就是王相国夫人。”这时就有人接口道：“早就听说她好做善事，今天又布施给师父什么了？”辨悟指着经包说：“这个就是她的大布施。”众人说：“想必是在你的募缘簿上多写了银子。”辨悟说：“如果是有心施舍，就是再多些也不出奇。就是因为是出于意外，所以才难得。”众人问道：“怎么个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怎么用佛经当米，今天又怎么白白归还的事，细说了一遍，然后说：“一个这样的荒年，整个寺院的僧人都是这位夫人救的。况且这是寺中的传世之宝，正愁着没有钱赎回来，今天能够取回，实在是侥幸。”众人听说一本经竟然当了五十石米，都不相信。有的人就说：“出家人就会说大话，哪会有这样的事？”有的说：“他又不花我们的东西，何必说谎呢？也许是真的。”又有的人说：“既然是这么值钱的佛经，我们也应该看看，有这个机缘，也是很难得的。”就要辨悟拿出来看。

辨悟见都是些乡下人，就说：“这是唐朝白侍郎的真迹，你们也不一定认识，看它干什么，倒亵渎了宝物。”其中有一个在乡下教学的假斯文，姓黄，号丹山，外号黄撮空，听辨悟这么说，就接口道：“师父说这话有点太欺负人了！什么白侍郎、黑侍郎，就说我们不认得！那个白侍郎，名叫白乐天，《千家诗》上有他不少诗，怎么就欺负我不知道？我们众人今天难得同船过湖，这也是缘分。也该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古迹。”众人听了，都拍着手说：“黄先生说得有理。”都拥到辨悟身边，就要拿出来看。辨悟经不起众人缠磨，只好解开包袱，在舱板上摊开，打开经卷，那经卷的书页早就不粘连了，正打开第一页，没料到湖中风大，忽然刮起一阵旋风，吹起经页。辨悟急忙用两手按住，早被吹起来一页经文。那时，辨悟的两手正按着经卷，倒不出手去取，急忙叫众人快点拾起来。众人也都手忙脚乱，你挨我挤，吆吆喝喝，磕磕撞撞地，哪里抓得着。说时迟，那时快，被风一

卷，早卷起在空中。原来一年之中，只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上吹起的，所以小孩放风筝，只能在这时候。那时正是二月天气，正好随风上去，哪有下来的风，正好把经页再吹回到你船中？况且太湖中间，浩浩荡荡的大水，没地方施展，只好都眼睁睁地朝天上看。只见那：天际飞冲，似炊烟一道直上；云中荡漾，如游丝几个翻身。纸鸢到处好为邻，俊鹞飞来疑是伴。底下叫的叫，跳的跳，只在湖中一叶舟；上边往一往，来一来，直通海外三千国。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没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

辨悟手按着经卷，仰脸看着天，无计可施，直到看不见了才算。眼见得这一页经文已经无处可寻了，只得心里叫苦。众人也都呆住了，互相埋怨。一个说：“刚才还在我的手边，就差一点儿没有抓住。”另一个说：“就在我身边飞过去的，还以为你要拿，我就住了手。”大家正在那里嘀咕，一个上些年纪的人说：“师父你再看看，也许吹走的是一张没字的白纸呢。”辨悟说：“哪里是白纸！刚刚揭开头一张，看得明明白白的。”众人也都疑惑。辨悟拿开手一看，果然丢的是第一页。辨悟说：“这是千年的古物，谁知道今天却弄得残缺不全了！”赶忙把经卷迭好，用包袱包了。脸上也变了色，只是在那里埋怨。众人也都很后悔，不敢作声。黄撮空也没有什么办法，文诌诌地勉强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解劝的话。看见辨悟不高兴，也再没人敢说什么讨脸色看了。船行到山边，众人都上岸各自散去了。

辨悟自己回到寺中，说了相府把经卷白白地还回来的事，全寺上下无不欢喜赞叹。却把在湖中丢失了一页的事瞒住没说。寺里的和尚大多是不在行的，也没有人想到翻开看看，就交给住持收了起来。

话分两头。再说阿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人，补了一个常州府太守的官，选定了日子准备上任。家里的亲眷摆下酒席给他送行，其中有一个人，是一个博学好古的隐士，曾经到苏杭等处游玩访友回来。酒席间，就对柳太守说：“常州府与苏州府紧挨着。那苏州府所属的太湖洞庭山的一个寺院里，有一件稀奇的东西，就是白

香山亲笔抄写的《金刚经》。这个古迹，价值千金。现在老亲丈就在邻近，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想法看一看。”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非常佩服的。柳太守虽然不懂什么古董，性情却是非常贪婪，听说价值千金，就动了贪性，在心里牢牢地记下了这件事。上任之后，也曾向常州的官僚文人问起过，也有不少人知道这件事。只是苏松两地不归一处管辖，没有办法见到。他也不是真的想瞻仰瞻仰，只是因为那千金的价值，心里想要收为己有。常常对人说起，也是希望有人了解他的心意，买来送给他。谁知道那些听到他说起的人都以为这是别的府辖区内的东西，他不过是随便地问起，也都不以为意。这样，上任一年左右，他也渐渐地放开手脚了。正好有几个富户为一些事想在他这里打通关系，他就暗地里讲了这个意思，要苏州的这卷《金刚经》。谁知对富翁来说要银子反而容易，要这经却困难。虽然也曾派人去那里求买，寺里的和尚却说是家传的东西，没有卖的意思。等到问问价钱，开口就是千金。去买的人都不在行，一听价钱都伸伸舌头，摇摇脑袋，恐怕做错了生意，搭了血本却看不上眼，也就算了。宁可自己拿出百十两银子送进衙门里去，回话说：“《金刚经》本来是该寺的镇库之物，不肯出卖，情愿交纳银钱也就是了。”太守见了银钱，也就不再问起了。就这样不止一次。这《金刚经》倒成了那太守生财的由头了。因此明明知道这经很难到手，却更加上心。

有一天，江阴县押送来一伙盗贼，其中有一个游方和尚。太守心里暗暗高兴，道：“得到《金刚经》的法子就在这个和尚身上了。”一面把盗贼关进死刑犯的牢房，一面叫个狱卒到后堂里，悄悄地吩咐道：“你去到监狱里，替我偷偷地叮嘱那个和尚，在我当堂审问的时候，让他一口咬定说苏州洞庭山的那个寺院是给他窝赃的地方。我就不施加刑罚。你可千万不能泄露，否则就是找死！”狱卒说：“太爷的吩咐，小人的性命怎么那么不值钱敢泄露，这都包在小人的身上了。”说完，狱卒就去依命行事。果然，第二天升堂，审问起这伙盗犯，一用上刑具，这些强盗都各自招出了窝赃的地方。只有这个游方和尚，不用上刑，就一口招认道：“赃物都在洞庭山一座寺院里藏

着，寺中的住持叫什么什么名字。”原来这游方和尚常做坏事，经常在一些荒庙野寺投宿，没有他不到的地方。这寺中住持的名字正好被他知道，这恰好撞在太守心里。太守大喜，取了供状，写上文书，就发文到苏州府的捕盗厅，要提审这寺中的住持。派人带上文件在那里坐等，苏州的捕盗厅就签了逮捕令，另外派了两个捕头。驾驶着快船，一直朝太湖中洞庭山去了。的确是：

人似饥鹰，船同蜚虎。鹰在空中思攫食，虎逢到处立吞生。
静悄村墟，魑地神号鬼哭；安闲舍宇，登时犬去鸡飞。即此便是活无常，阴间不数真罗刹。

捕头到了寺院门前，气势汹汹地走了进去，问道：“哪一个在住持？”住持走上前来施礼说：“我就是。”捕头也不问青红皂白，拿出麻绳就要捆。住持慌了手脚，忙说：“我犯了什么罪，就这样绑我？”捕头说：“你的盗情的事犯了，还问什么？”众和尚一见住持被绑了起来，都走了过来，说：“捕头不要这样粗鲁！我们这个寺院本是山塘王相府门徒，轻易的也不受人欺侮。何况寺里也没有坏人，也没有招纳过什么游客住宿，会牵涉到什么盗情？”捕头听说是相府门徒，态度稍稍和缓一些，说道：“有官府错的，我们这些受差遣的是不错的。我们捕厅因为常州的一起盗情，供出与你们寺院有关联，来提取住持，你们到底与盗情有关无关，还得到官府分辨，不关我们的事，只让我们把人带走就是了。”一个捕头假做好人说：“就先松了绑，让他去准备准备，也不怕他跑了。”住持被松了绑，把传票拿来看了，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面收拾东西和银钱，准备去常州分辨；一面拿些钱打点给捕头，捕头还嫌少，只好又添些才算。

捕头带着住持上了船，辨悟叫上个道人跟着，一起陪着住持去，也好有点照应。到了捕厅，点了名，办好了文书，就解往常州，书房和常州的来人也免不了都得些好处。住持与辨悟、道人，一共是三人，雇了一条船，跟着常州方面的来人，到常州去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不对，隔府带人，多是相互抵触，可以钻些空子的，怎么去的这样容易？看官有所不知，这是有关盗情的

事，不比别的小官司，必须得去解释清楚，不然怎么会得这么多的使用？所以只好来了。在见官之前，辨悟先到府中细细打听了那伙盗贼和那个游方和尚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来龙去脉，却和本寺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仇人在里边，不知道祸是从何而起，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不多时，太守升了堂。解差交上文书，把住持带了上来，太守也什么都不问，马上写了监票让人把住持关进监中。住持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就糊里糊涂地被关进牢狱。

太守把住持关起来后，又把派往苏州的人叫到身边，低声地问道：“这个和尚还有人和他一起来吗？”解差说：“有一个徒弟，一个道人。”太守说：“那个徒弟可是个明白人？”解差说：“看起来象个明白事理的。”太守就说：“你悄悄地去对那徒弟说，让他马上回寺里，把那本《金刚经》拿来，救他的师父，才能没事。要是晚了几天，可就看不到活人了。”解差回道：“小人马上去和他说。”太守退了堂，解差气得跺跺脚，说：“我还以为真的是什么盗情，原来又是什么《金刚经》！”因为太守以前为这《金刚经》已经敲诈过好几个人了，衙门里的人都知道。解差就找到辨悟，把事情都如实地讲了。辨悟说：“这经卷是我寺祖传的东西。怪不得前些时好几起常州人到我寺中要买，说是府里要。我们没卖给他们，到了今天，却想出这么个毒计，来陷害我师父，强行索取，现在这可怎么办呢？”解差说：“刚才明明白白地吩咐了，稍晚几天，就要害死你师父。就因为我们老爷要这本经，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几家都受了连累。何况这经就是你们寺院的，不送给他，他怎么会罢手，岂不是白白送掉了性命？你快去和你们住持师父商量商量去吧。”

辨悟就求解差带着到了监狱，把这些话都一一说了。住持说：“既然是这样，你就快点去拿来给他，救我出去吧，总不能为了大家门面的东西，断送我一个人的生命吧！”辨悟说：“不必犹豫了，我去拿来就是了。”就对解差说：“还请烦劳您老替我们说一声，请求略宽限几天，我回去取来。师父在监牢里，还请您老照顾照顾。”解差说：“既然你们答应去取了，这些都不难，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就放心去吧。”

辨悟留下了一些钱，让道人给师父每天送饭。自己一个人不辞辛苦连夜赶回寺院，拿了经卷，又回到常州，不到五天。来见那个解差说：“经卷已经拿来了，怎么送进去呢？”解差说：“这只不过是经卷，又不是什么财宝。等我在转桶边敲梆子，禀报一声，送进去就行了。”果然解差就这样把经卷送了进去。太守在后堂，听说《金刚经》送来了，就以为是宝物到了。衙内的人和家眷都争着来看。打开包后，太守本来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本来就不懂，只说是价值千金的东西，不知道是怎么庄严呢。一见却是七零八落，纸色陈旧，先就有点不以为然。细看内容时，却又没头没脑，看不出个头来。看了一会儿，看清楚标有页码，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从第二页起头的。太守大笑道：“凡事可不能只听虚名。这虽然是古迹，也得是完整的才好。现在这却是个不完整的東西，第一页就没了，还有什么用？还说什么千金百金的，都是被那些酸秀才瞎传误事，白费了那么多的心机！也真难为了这个和尚坐了好几天的监狱，岂不是冤枉？”家眷们一见经卷既然没什么好看的，又听说因为这个和尚坐牢，都在旁边说让太守还了经卷，放了和尚。太守也想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就把经卷又给了那个解差，让他还给和尚。衙中传出话说：“少了头一张，用不着了，所以才送了出来。”辨悟还以为让补上第一张，心里打鼓，暗想：“这回可真完了！”正在害怕，却见连被关押的住持也被放了出来。那个解差却来讨赏，说：“现在已经没事了。”住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解差说：“老爷原来蓄意要你这本经，才生出这场风波。现在看见经已经不完整了，没有什么头一张，不中他的意，有些后悔了。他原来没有要害你的心。现在经也还给你了，事情也就完了。恭喜！恭喜！”

住持谢了解差，回到住处，对辨悟说：“这是怎么说呢，遭了这么一场横祸！现在幸亏没什么事了，还算好了。只是刚才听说经卷缺了第一页，不完整，所以才还给我们。我想，这经卷怎么会不完全呢？”辨悟这才把当时在太湖中众人要看，结果被风刮走一页的事，说了一遍。住持说：“这真是天意呀！如果不是被风刮走第一页，这经卷今天必然就被留下了，不归我们寺院所有了。如今虽说是缺了